

基于地域文化视野的绵阳散文创作观察¹

冯源

【摘要】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四川新世纪散文的发展，它的确是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涌现出了蒋蓝、周闻道、阿贝尔、陈霖等富有较大文学影响力的散文作家，散文艺术的整体质量也显现出逐级上升的趋势。这种区域性散文名家的日益崛起和散文艺术整体质量的提升，极为有力地带动和引领了其所属的地域散文创作的向上攀援。本文以绵阳新世纪散文为主要观察对象，力图通过对其主要的散文作家及其历史演进所予以的分析和评价，探寻它之于整个四川文学的系统建构及其对于审美文化发展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当代文学；四川新世纪散文；绵阳符号；理论观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7）09-0062-8

伴随着四川新世纪散文的再度勃兴，绵阳的散文创作也凸显出一种崭新的局面，涌现出了像阿贝尔、陈霖、冯小涓、张怀理等一些在四川或全国有一定文学影响力的散文作家，这些作家以各自的题材视野、内容书写、文本实践和审美情怀、人文观照，创作出不少富有中国新世纪文学精神丰仪的散文佳作或著述，不仅引领了绵阳本土文学的散文创作及其整个文学事业的稳步前行，为绵阳这座中国科技城的盛名增添了更为丰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养分，为四川新世纪散文艺术和审美文化符号系统的建构也产生了较为重要的文学意义和文化价值，这很值得我们的关注和重视。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旨在探寻它的这种意义和价值。

一、阿贝尔的散文创作

在绵阳当代散文作家群体这个方阵里，阿贝尔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也是创作成就十分突出者之一，他的散文集《隐秘的乡村》能够荣获四川文学奖，散文集《灵山札记》得以受到出版社的垂青，以及不少作品被收入中国年度优秀散文选本，都无疑是有力的明证。熟悉阿贝尔的文学中人都知道，他的文学之路缘起于诗歌，随后又改弦易辙青睐小说，但诗歌和小说都没有使阿贝尔突破文学创作的瓶颈，倒是在历经了一段较长时间的沉寂后，在新世纪的阳光照拂世界大地时，他突然在散文艺术的疆域里展露出了不同凡响的灵气和才华。新世纪伊始的阿贝尔，之所以能够非常清楚地找到自己文学之路的前进方向，爆发出对散文创作的巨大潜能和特殊领悟，在外因上是由于此前的某些突发事件之于作家的强力悲伤和深层触动，以及作家对于它们所进行的理性沉淀；在内因上则是因为作家在充分领受了生命寂寞的别样滋味，倍尝了人生的彷徨与苦闷、犹豫与疑惑、空枉与莫名之后，能够长时间地沉潜于自己的阅读隧道里，直入中外哲学名著、文学经典的丰厚内部装载，对那些富有博大精深意义的人类思想史、精神史纵情穿越和随心捡拾。这样一种阅读隧道毋庸置疑地给予了作家生命与认知、情感与思想、灵魂与精神以最高强度的净化和最大力度的启迪。从阅读隧道里走出来的阿贝尔，那些曾经一度反反复复纠缠、扰攘他生命的困惑与迷茫、创痛与伤悲完全被清空，仿佛步入一种从未有过的生命静宁、灵魂畅达的人生境界。富有了如此人生境界的阿贝尔，散文这种富有较高情感真实、内心真实、灵魂真实程度的文体，就理当最适宜于他的文学书写和审美勘探，因为这样一种文体能够最大限度地敞开一个作家的情感内里、心灵内存、灵魂内质、精神内核。所以无论是解读他《隐秘的乡村》里的散文代表作《一个村庄的疼痛》《怀念与审判》《对岸》《一个务虚者的春天》，还是领略他《灵山札记》里的主要作品《浩江鱼录》《生产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李白文化精神的当代传承和美学重构”（项目编号：SC16E-113）；绵阳市社科重点研究项目“文学中国的绵阳经典及意义”（项目编号：MYSY2016ZD-02）；四川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李白文化研究中心一般项目“李白诗学文化视野中的太白诗群研究”（项目编号：LB16-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冯源，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历史学院：教授，四川绵阳 621000。

队》《在圣洁的王朗》《自然之子》，都可以清晰地见知作家的这种情感内里、心灵内存、灵魂内质、精神内核。当然，上述这些不过是任何一位好的散文作家都能完成的思想表达，但它并不是阿贝尔散文里最重要的东西，从人性的高度和人文的深度展开审视和考量，以此凸显对于生命存在的深刻反思和对于灵魂内存的强烈内省，才是他的散文艺术特出于众多一般散文作家的关键所在。《怀念与审判》一文，作家通过对父亲生前往事的复杂叙述，一方面表达出他对于父亲的无限深长的怀念之情，另一方面又对父亲生前的某些恶劣行径及其背后至高无上的父性文化权力进行严厉的思想审判，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现代反思和精神内省。这种直接而真实、批判又理性的散文书写，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是需要作家富于很大勇气的。在《尼苏的眼泪》《1976：青苔，或者水葵》《涪江鱼录》《生产队》等散文中，也同样强烈地表达出这种思想意蕴。从这个意义上讲，阿贝尔的散文较之于那些醉心于山水寄情的发抒、沉湎于私性自我的宣泄、执迷于小灵小智的表达，或者是展玩手法的灵妙、显摆艺术的幻美、把弄语言的花样等一类的散文，更显出了思想意义向度上的丰厚和质重。阿贝尔的这种散文创作方式，不仅一举突破了绵阳新世纪散文的沉重藩篱和深层桎梏，而且力表中国新世纪散文发展应当具有的一种新品质新趋势。

无论是基于对《隐秘的乡村》里书写内容的整体观察，还是源自对《灵山札记》中关注视野的深入考量，完整而深度地透析阿贝尔的散文创作，我们不难发现阿贝尔散文创作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作家的散文艺术视野关注及其对于散文题材内容的遴选，都是围绕着一个地理空间或精神原点来进行的，这个地域原点就是那条数千年来都几乎没有太多变化，依然十分本我地镶嵌于川西北大山深处的涪江，以及它所默默流经的川西北大地和绵延起伏的川中丘陵。身为涪江之子的阿贝尔，自生命降生以来，耳濡目染的便是巴蜀意义的乡村和这条绕村而过的涪江。乡村的丰富内蕴和涪江的博大情怀孕育了阿贝尔，他仿佛是一个富有现代意义的精神旅行者，沿着涪江的源流来来回回地体验与揣摩、查勘和打探、审视又解读，《怀念与审判》《一个村庄的疼痛》《我的老母我的疼》里的我的父母，《尼苏的眼泪》《在焦西岗听酒歌》《自然之子》中的白马藏族部落，《国营理发店》《桂香楼的拖拉机站》《孟家馆子》里的往日旧事，《涪江鱼录》《珍稀动物》《1976：青苔，或者水葵》里的野生动植物，《九寨沟》《雪宝顶》《在圣洁的王朗》里的幽秘自然，《龙安城》《阿坝四题》《阆中印象》里的蜀川城镇，乃至《对岸》《一个务虚者的春天》里的孤独和想往，《三处水磨房》的寂静和荒芜，《生产队》里的沧桑历史变迁等等，便有如一连串由历史与现代、人物与事件、自然与社会共构出的复合又分置、有形又无形的影像从读者的眼前渐次流过，既给予我们以情感、心灵和思想上的触动，又富有审美意义的阅读快感和精神愉悦。由是，阿贝尔不仅展现出了一个精神行者的内省思想和反思意识，而且彰耀出一个当代作家强烈的文体观念和美学精神。

作为一个散文作家的精神勘探和文学图景构造，它无疑是一种精神意义属性的，因而阿贝尔在其散文创作中对于涪江源流及其广大地域的书写，并非像某些旅游说明书那样，不是竭尽能事地宣扬风景名胜的别具一格，就是煞费苦心地夸赞旅游资源的丰富无比，而是全然源自生命主体的真实的深层的精神性和审美性：在作品立意上表现出的思想性，在题材发掘上凸显出的精神性，在艺术表达上显现出的审美感，在散文语言上传递出的诗意感，以及对于忧患意识、人文思想和悲悯情怀的极力彰显，就使得阿贝尔的散文彻底剔除了所谓地理文化和山水风光这样的意表，从而富有醇厚的精神意义和浓郁的美学价值。然则，作为一个力图在散文创作领域有所突破有所建树的作家，仅仅只有这样的书写原点又是远远不够的。

二、陈霁的散文创作

在为数不少的绵阳当代作家中，若要论其之于散文创作的专一、专情、专业程度，理当首推陈霁，除了对散文自始至终充满那份特有的独钟，他几乎不涉足其它文体的写作。或许正是因为拥有了这份特有的专情和执著，历经数十年的坚持不懈，陈霁陆续推出了《灿烂时空》《五彩风景线》《山河故事》《诗意行走》《城外就是故乡》《白马叙事》《白马部落》等多部散文集。如果说在《灿烂时空》《五彩风景线》《山河故事》这些早期的散文集里，陈霁更多地显露出了对“地理志”“旅游志”“风物志”之类物态文化的浓厚兴趣，存有些许宣扬地方风景名胜、旅游资源等价值取向的留痕，那么自新世纪以来推出的《诗意行走》《城外就是故乡》《白马部落》三部散文集，便以一种兼容了理想主义豪迈气性和现实主义写实精神，且富有现代意味的美学观念、文本探索的思想动能，为我们显扬出一个当代散文作家强烈的精神内涵、价值取向、人文襟怀、美学观照，以及一颗始终处于审美节律变奏的诗意灵魂，也由此铸造了他的创作个性、散文风格、美学品质。有鉴于陈霁早期散文之于后期

散文之间，在美学含量、精神内蕴、文本纯度等方面所存在的较大差异，论者便以其《诗意行走》《城外就是故乡》《白马部落》作为主要的论述对象，旨在探析他散文的价值。

散文集《诗意行走》可谓陈霁散文创作才华的大爆发，不仅给已然有些老气横秋四川当代散文注入了一股新鲜而强劲的活力，重塑了四川新世纪散文创作的繁荣景观，同时也从一种思想艺术的高度引领了绵阳新世纪散文的跃然前行，从而成为一种具有标识意义的散文艺术范本。在这本散文集里，先前朴实无华、含蓄低调的陈霁一下子换变成为一个气性豪迈、激情奔腾的浪漫之人，他擎着理想主义的大旗一路高歌猛进，恣意放怀于中国的大江南北，纵情俯仰于神州的壮美山河，深沉穿越于华夏的古往今来，或是以一个思想者的理性、睿智细致考量过往历史和当下社会，或者是以一个文学家的人文情怀深层浸渍大地物象和芸芸众生。正是基于了这样的考量和审美，陈霁才能够以一种力度与深度、广度与厚度兼具的笔触切进中国社会的历史腹地、现实内层、文化腠理，以富有当代语言美感的散文话语抒发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于是便有了《九曲黄河》《飘雪的兰州之夜》《贡嘎在上》《为了一个可怜的皇帝上景山》《雪地上的甘州》《追随李白去青莲》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的隆重登场。且不说这些散文所抵达的思想高度和精神高度，仅仅是它们所扬历出的理想气质和所彰显出的艺术境界，便让广大文学受众得以充分领略到一个中国当代散文作家那种特出的生命的诗意、思想的睿智、胸襟的放达、理想的豪迈、人文的张扬、精神的挺立。从散文美学维度予以审视，《诗意行走》的审美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是对现代散文多种美学元素所进行的有力整合、恰宜处置和贯通运用，更在于它卓有成效地突破了中国传统游记散文写作已然模式化的艺术桎梏，一方面用艺术处置的方式将“外宇宙”和“内宇宙”进行了现代性的深度汇融，另一方面则将分置的各种事件、人物、场景、细节集于一体进行综合性的美学考量，挥毫洋洋洒洒，行文波折起伏，篇幅长制浩大，语言鲜活灵动，充分彰显出了作为新散文的艺术魅力。由是可以见知和洞悉，在对《诗意行走》的整个构设之中，陈霁专情之深彻、用心之精博、立意之高远，它所以能够斩获四川文学奖，完全是一种实至名归。

《诗意行走》的巨大成功，有力地提升了陈霁作为散文作家的形象内涵，极大地丰满了作为地域审美文化符号的绵阳文学，但《诗意行走》同时也暴露出陈霁散文的一个弱点：极度张扬的理想主义“自我”对现实主义“自我”的遮蔽。面对这样的弱点，无论是作为富有较高程度文化自觉的陈霁，还是作为充满文学仪式感的陈霁，都具有足够的自视能力和自审思想。重装之后的陈霁再度出发，以现实主义姿仪徜徉在散文艺术的朗阔天地，接连呈奉出散文集《城外就是故乡》和《白马叙事》。收录于《城外就是故乡》里的大多数散文无一不表明陈霁在题材选取、思想表达、散文风格、审美倾向的新变，是陈霁有意识地将自身关注的目光聚焦于自己的生命历史和社会变迁，通过对自身生命成长曲折历程的深情回溯，对故土的沧桑历史及其巨变的描述，对于亲情和乡情、往事与岁月的深沉缅怀和深情眷顾，对于中国当代社会复杂的历史变迁的某种观照。关于《城外就是故乡》的评价并不少见，这些文章的观点都同指它的艺术成就在整体上略逊于《诗意行走》，但从另一种意义维度看，它又鲜明地显现出不同于《诗意行走》的三个特点或优长：一是理想主义的退后和现实主义的登场，注入了更为丰富更加沉厚的写实精神蕴示；二是增大现实书写和终极关怀的力度、深度、广度，有效地填补了《诗意行走》中留下的某些空洞意义能指的空白；三是创作主体从文本背后挺身而出，将过去的“外视角”转换为当下的“内视角”，由是生发出作家同自我内心和灵魂进行直接对话，从而具有明显的自视、内审性质。从这样的审美意义看，《城外就是故乡》也别有一番艺术的韵味和文学的价值。散文集《白马部落》则是以一个探寻者、体验者的双重身份深入到平武白马藏乡及其整个白马部落的内部，从历时性的纵向维度叙述白马部落的前世今生，以极富想象力的散文话语来进行宏大的民族文化学意义的艺术建构，力显出陈霁对于这个特有的少数民族的生存史、心灵史、文明史的深切关怀和审美发现。

从《诗意行走》到《城外就是故乡》再到《白马部落》，穿越于历史和现实间的陈霁，以他长期的散文艺术探索和不凡实绩，不仅给我们昭示出一条清晰的散文创作路径，彰显出一种特有的理想主义精神，也揭示出他的艺术建造是具体实践与理论总结并行的本质，追求发展变化和富于创新意义，又有自己的选择和侧重。这种矢志不渝地追求精神，的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只是这样的追求是单纯意义的题材选择，还是简质向度的形式探索，抑或两者的高度融合或是离散，所带来的将是思想的提升还是审美的削减？这是我们需要深思的。

三、冯小涓的散文创作

在有关绵阳当代文学研究中所遭遇的难度之一，便是对那些一直操持两类或多个文体写作，并且文学水平和创造能力始终保持较高状态的作家，冯小涓就是其中之一。自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历史进程以来，冯小涓先以散文集《倔犟之眼》确立自身的文学地位，后以小说集《在想象中完成》赢得更大的文学声誉，又再以散文集《幸福的底色》、长篇小说《我是川军》、长篇纪实散文《北川无语》为其增添了文学名望的厚度。将冯小涓的散文书写作为文学评论观照的主要对象，虽然不是两难选择中的最佳选择，但却是有其根由和考量的，因为较之于她小说在题材选择和叙事艺术上所表现出的优长，她的散文在题材内容宽度的发掘和在主体情感灌注的深彻上更展现出了搏广而丰富的程度，以及在散文思想蕴意揭橥上所凸显出的应有的广度、宽度、深度，更富有学术研究的意义和文学评判的价值。当然，这仅仅是一个长于散文评论研究的一家之言而已，不一定正确，还望大方之家不吝赐教。

无论是对冯小涓的散文作品进行过学术梳理的文学研究者，还是一直喜爱冯小涓散文的那些文学受众都十分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冯小涓最初的散文凸显出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质：强烈的审美批判精神。再度重新翻阅冯小涓的第一部散文随笔集《倔犟之眼》，其中的《中国需要人道主义》《封建社会与主子文化》《恒定的尺度》等文中所恣意腾挪的审美批判精神，依然能够令人清晰、真切地触摸到而深有触动。在这些文章里，作家或是有意识地选取中国历史进程中那一桩桩弥漫出假人道、伪仁善的典型事例作为剖析的对象，对它们的种种丑恶行径及造成的罪孽予以尖锐地指斥和强烈地控诉，大声呼吁我们应当向其他优秀民族努力学习，只有如此才能使醇厚、健硕的仁善情怀和人道精神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真髓；或是直入主子文化现象的内层和深层，透视它之所以能够曾经一度在中国历史上大行其道的根由，严厉批判它给曾经的华夏民众的内心和灵魂所造成的深重伤害；或者是对生发于现实中国的某些看似言之凿凿、实则荒谬怪论的文化事件进行冷静观察和理性思考，深度分析这些畸言谬论的成因，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或者是将关注目光聚焦于当下社会里的个别日常生活场景，对严重缺乏尊重意识的恶劣倾向及其人文精神素质整体下滑的现状进行直言不讳的批评……从上述散文的题材发掘和思想表达中不难看出，冯小涓既是一位嫉恶如仇的正直作家，又是一位善于发现问题的文化智者，面对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卑鄙、丑恶、罪孽，她敢于亮出锋芒毕露的批判利器，直刺它们的要害和关键；对于社会现实存在里的虚假、病态、畸形，她富有正义、良知和人文精神，勇于针锋相对地指出弊端，或是进行娓娓道来的规劝。如果更为细致而深入地解读，冯小涓在这部散文随笔集里所展示出的审美批判视野，又是甚为辽广而深瞻的，历史与当下、存在与虚无、物质与精神，几乎囊括了社会存在的全部。从这个意义上讲，冯小涓的《倔犟之眼》不仅浸透着浓厚的审美批判和人文关怀精神，是作家思想能量和写作才情的勃发，也彰显出绵阳当代散文抵达的精神深度和美学高度。

散文集《幸福的底色》、长篇纪实散文《北川无语》则是在审美批判精神基点上的一种题材展阔和书写深化。较之于《倔犟之眼》，《幸福的底色》最突出的在于，一是作家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审美观照转为一种“向内注视”，二是将散文书写的题材范围进行有力的展阔和深化，试图通过对亲人和乡土的存在现状、思想自觉的渐次苏醒、庸常生活里的繁杂思绪、生命内部的感知意向等的多维打量、纵横梳理、反复思索，来体现作家对于生命存在的常态化意义和人类生存的普适价值的执著追问、深度考量，诸如《劳作的意义》中对底层民众生存艰难的细腻描述及其所赋予的深深同情，《鱼和我生命中的四个小时》中对被囚禁于狭小水缸里的那条鱼的长时间观察及其对于生命存在和意识自觉的思索，《肉体·身体·天体》中对单个肉体的构造、生命内部系统的逻辑、宇宙大循环律则的亦实亦虚的叙写及其表达出身体观、生命观、宇宙观思想，《邂逅的美丽》中对于两性之间复杂多样的身心关联、情思相与的深层体验和感知的诗意刻画及其传导出的反反复复的活灵活现的隐秘情愫等。从表层看，这样的写作调整似乎只是冯小涓的一个策略或者一种技术，实则是她有目的地对自己的题材关注视野进行有力的开拓，以及对于散文书写内容的更大展阔和深化；从所获得的实际效能看，冯小涓的这番调整，既没有因为她关注视角的“向内”而降低散文艺术的审美意义和文化价值，也没有因了她书写对象的平凡与底层、审美视野的主动收缩而弱化思想和精神的力度，反倒表现出同文学接受群体的心理诉求的无限趋近，更多的情感共鸣和审美共乐油然而生，便是一种实至名归，但由此带来的在思想力度和精神深度方面某些趋弱，我们也是不能忽视的。《北川无语》则是对北川地震灾难及其抗震救灾全程的纪实性叙写，体现出作家强烈而深沉的苦难关照和悲悯情怀。作家记忆中的北川，宁静安详、自然和美，民风朴实、人文醇厚；地震之后的北川，房屋坍塌、满目废墟，家毁人亡、一片死寂。这一前一后的巨大反差和强烈刺激，给作家的情心和魂灵以剧烈的震撼。作家快速地拿起她那支富于良心的笔，奔赴一个个惨绝人寰的灾难现场，或是全景式的展示，或是局部特写的凸显，或者是典型细节的刻画，极写出地震灾难给予北川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性重创，以及这群尚处于悲恸之中的北川人民又是如何挺起坚

韧的身躯同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殊死的搏斗的精神。与此同时，作家在本书的文字叙述中佐以大量的图片，进一步强化了这部散文作品的视觉冲击。

发轫于审美批判精神的极力表达，到对亲情故里和底层人生的真实叙写，再至对地震灾难中罹难人群的悲悯情怀和强烈倾诉，冯小涓书写出了她对于中国历史、社会存在乃至整个人类世界局部的生命认知、个人经验和审美理解、艺术创造，也书写出属于她自己的散文史和美学史，拟或她的情感史、心灵史、思想史。行文至此，作为一名关注她散文的研究者，有义务给她一个善意的提醒：上苍赐予我们精力和智慧都不过是一种限量版，如果我们均质化地着力于多个文体写作，没有洞晓主要的增长极，就可能失之于另一个更高的远方。

四、张怀理的散文创作

较之于阿贝尔、陈霁、冯小涓这些均以散文书写成为四川文学奖得主，并因之收获了更大的文学声望或社会影响的作家，张怀理便显得有些哑然和落寞，之所以会生发出这样的说道或感慨，是因为熟悉张怀理的文学中人都莫不知晓，他应当算是绵阳当代散文创作界的资深作家，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便开始在当时享有很高文学声誉的权威杂志《散文》上连续发表了为数不少的散文作品，并赢得了时任该刊主编的欣赏和赞誉；在数十个文学之旅的春秋里，他的散文创作虽然时断时续，但也能积小流成大河，出版了《男人爱漂亮》《有一些感动》《温馨文字》。这些皆表明，张怀理的散文创作成就并不逊色。深入思考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表层和内层上看，是张怀理散文在精神深度、散文品格、艺术境界等方面的有所欠缺，以及散文著述内部质量的不均衡所致；从深层看，是因为张怀理的散文艺术是基于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想观念的表达，而失之于当下仍然由精英文学思想主导的文学评价标准的认同。

如果从文学创作同社会生活之间所具有的密切程度来进行问题的考量，可以说张怀理的散文是绵阳当代散文作家中最富于日常生活气息和世俗情怀的，无论是他先前出版的《男人爱漂亮》《有一些感动》，还是后来推出的《温馨文字》，其中的绝大多数散文皆是如此。或是从情感感知的视角出发，非常细腻地描写父子之间、父女之间、夫妻之间、同仁之间乃至众多一面之缘的陌生人之间在亲情、爱情、友情、人情生活里的点点滴滴，试图表达这个时代之于人的各种情感生活所具有的某种意义达成，如《纤纤素手》《碑》《金桔》《吃点回头草》等所表现出的；或者是以个体人生经验作为探寻这个存在世界的原点，对一件小事、一幅风景、一种现象、几处细节、几种情形、几句话语进行较为繁复深入地叙写，力图在这个纷繁、变化的世界中探明一个普通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如《将善良进行到底》《把生活当生活才是生活》《男人的弱点》《让生命去等待》等显现出来的；拟或是以一个当代作家的文化自觉、文化认知、文化判断为基准，通过对社会时尚、文化风尚、生活新潮等的深沉体味和思量，透视它们之于当下社会普通大众的文化心理、情感认知、人文精神的影响，如《与刘德华换张脸》《把钱叫钱》《远离淑女》《我与网友有个约会》等所展示出的。尽管在这些散文里含有些许张怀理故意为之的骄矜成分和美饰意味，但他对于日常生活的叙写、对于生活意向的传递、对于社会时尚的关注、对于世俗情怀的表达，却在很大程度上应合了普通大众的心理诉求和生活取向，贴近了当下文化市场的接受需要。因而从这种意义上讲，张怀理的散文其实是一种文学艺术同日常生活、平民诉求、普通情怀的无缝对接和审美达成。

对于生活哲理的发现和审美表述，无疑是张怀理散文的另一个明显特征。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宏观视角进行审视，叙事、抒情、言理，在中国传统散文艺术观念里常常是三位一体、关联紧密，这种“三段论”式的散文写作模式，如一种力量无比的精神血脉已然深深地浸入中国作家的骨髓，作为这个作家群体中的一员，张怀理的文学身体里也自然而然地不会或缺这样的精神骨髓。中国散文发展到今天，言理之名已经被哲理表达所取代，表现方法也已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而富有现代美学的特质，这从张怀理的散文创作中便可以管窥。张怀理对于哲理的发现，完全是着眼于日常生活本身，他有如一个时光隧道里的精神拾荒者，穿行于林林总总的生活流、事件流、情景流之中，对那些潜隐其中并且容易被我们有意无意忽略的生活道理、人生哲理进行思考和洞悉；在对哲理的审美呈表形式方面，也显出相当的活灵而充满智性，或于文中，或于文尾，或是相机切入，或是自然涌出。平凡琐碎的家庭生活里，总免不了会发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绊绊，怎样解决这些繁多又细碎的矛盾，每个人应当是各有其法其技的，作家的方式是在轻盈的舞步中进行参透：无论是我进你退还是你退我进，只要能达到彼此舞步的协调，它便是和谐的，家

庭生活中的夫妻之间相处，也是同样的道理。登山时遭逢意想不到的各种险阻，这是我们旅行者攀援登高中常常会发生的事，是奋力跨越还是畏葸不前，这需取决于一个人的认知水平和实际能力，所以作家提出要用辩证法的思想方法来看待山的险要和险要这个问题：对于那些常处于牙牙学语、蹒跚行走阶段的婴幼儿来讲，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石坎、小土坡都是某种险要；对于勇敢而擅长攀高登险的能者而言，即或长空栈道也不过是一马平川罢了。春分时节观雨，本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乐事，但老天很多时候并不顾及观雨着的快乐，忽儿以凶猛的雨势纵横大地，制造一片狼藉，身临其境的作家深有触动，又不无某种道理的发现：春雨贵如油，灌万物以生长，这当是一件极好之事；如果一旦雨水过量，就会泛滥成灾，将浇灌生命变成摧残生命，使功劳变成罪孽。

对日常生活的叙写、对生活意向的传递、对社会时尚的关注、对世俗情怀的表述、对生活哲理的探究，这些都为张怀理的散文赢得了不少喜爱者。但透过这样的表层，我们又十分强烈地敏觉到他散文里隐藏着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想观念的坚执。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确是当下中国较为流行的一种美学思想，将文学写作建基于之上，带来的成效显而易见，譬如文学作者能更为自如腾挪于雅俗两界、文学表达更加趋近大众的诉求、文学作品更能赢得市场的青睐等等，但由此产生的弊端也是有目共睹的，诸如文学品格、艺术境界、审美精神的不断下沉，特别是它对于重大历史事件、重大社会问题、重要人类关切等所采取的刻意回避和有意缺席，使文学的精神承载大幅锐减，这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学事业繁荣和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造而言，它将意味着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对之，我们理当应有足够的警醒。

五、把脉当下绵阳散文创作

从文学的历史观和整体观出发来展开对绵阳当代散文创作的系统梳理和深层考量，我们不难发现：绵阳的当代散文创作是有其自身的历史基础和文学积淀，从事散文或兼及散文的作家可谓数量众多、人才济济。既有蜚声中外的文学大家沙汀和著名当代乡土小说家克非、著名剧作家吴因易的卓越引领，也有像文然、陈霖、张怀理、秦传鼎、谭冬林等专事或主营散文的作家，更有一群轻盈飞翔于散文、小说、诗歌、评论诸界的刘汤、郁小平、刘大军、雨田、母碧芳、冯小涓、阿贝尔、贺小晴、谢云、言子、江剑鸣等多面高手，以及羌人六、灵鹭这样的青年才俊。倘若把祖籍为绵阳的作家再纳入其内，这个数量将会更为庞大。本文之所以将阿贝尔、陈霖、冯小涓、张怀理四人的散文作为重点对象来加以分析和论述，主要是鉴于他们在散文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以及他们在四川、全国散文界的影响力。

肇始于新中国成立的绵阳当代散文，它的艺术流变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缘起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第二个阶段始于新时期文学初、止于上世纪末；第三个阶段是从新世纪文学至今。第一个阶段的绵阳当代散文，无论是作家的数量还是作品的数量都可谓相当有限，散文创作的题材内容、思想表达，无不显现出对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蒸蒸日上、新时代气象更新及其意义、价值的充分肯定和赞美；在艺术形式上，一方面是对中国现代散文艺术的传承，另一方面则留有杨朔、刘白羽、秦牧、邓拓等人影响的时代刻痕，整体上缺乏艺术的突破和审美的创建。第二个阶段的绵阳当代散文，无论是在题材内容的开拓、思想蕴意的发掘，还是在散文艺术、散文美学方面的追求和探索，都显示出了很大的发展变化和十分丰富的内涵，从对西方现代散文的借鉴，到对中国现代散文的沉淀，再到对中国当代散文的建构，由传统文学意识的封闭与固化到当代文学思想的开放与活性，从相对单一的文本观念演进为复杂多元的文本思想，这些由外在而内在、表层而深层、从形式到内容、从物态到神髓的变化，都凸显出了新时期以来绵阳当代散文的新艺术气象和新的美学风范，尽管这样的新气象和新风范同中国一流散文的精神高度、艺术水准之间仍有较大的差距，但已足以让绵阳当代散文进入四川当代文学史的关注重点。第三个阶段的绵阳当代散文，无疑在文本写作和散文艺术方面都彰显出了强力的爆发。从表征上看，散文作家的人数急速扩增，散文作品及其著述的数量和质量快速提升，以散文创作成就屡屡现身于四川文学奖、全国冰心散文奖；从内蕴上看，题材的多样性、思想的丰富性、艺术的多元化、审美的繁复化已然成为散文创作发展的趋势，散文作家的思想意识、文体观念、艺术气质、审美精神更显出成熟而富有名家的风范，这些都为绵阳新世纪散文的再度腾飞，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从中国当代散文艺术流变和创作实绩来进行考量，绵阳当代散文又无不显现出自身的某些局限和不足，概而言之，绵阳散文界缺少中国文学意义的散文大家，正如余秋雨之于文化散文、王充闾之于游记散文、祝勇之于历史散文、刘亮程之于乡土散

文。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题材选取、思想认知、艺术求索的角度看，绵阳当代散文缺乏对重大历史事件、社会题材、人类关切的主动选择和思想聚焦，缺乏对当下生活越来越物质化、功利化、现实化、娱乐化应有的敏锐和警觉，对散文观念、散文理论、散文美学的当代变革和发展的内生精神动力失之于理性思索和深层考量。从作家个体、艺术水平、美学境界层面看，大多数绵阳散文作者都缺乏一种纯质向度的艺术追求，缺乏大视野、大格局、大胸襟、大情怀的美学精神，这些作者或是把散文创作看成是一种获取功名、拥有资本的重要方式，或是视其为一种业余文化生活的娱兴和消遣；与此同时，这些作者也少有认真阅读、深沉领略中外名家大家散文名篇的冲动，难以接受当代散文艺术的新观念、新思想、新理论、新美学，多是按照已然固化的艺术模式、庸常的思想来从事散文写作。对于这些缺失除少数作者业已明确意识到并在创作中极力加以规避或防止，大部分作者仍表现出较深程度的麻木。因而要使绵阳新世纪散文创作富有更大更高的水平提级和质量升华，对于散文精神的重建应当是重中之重。因为任何一位当代意义的散文作者，如果失去了对国家的历史进程、民族谱系、文化构造、文明程度、社会本质等应有的精神考量，缺失了对广大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生存状况及其人生诉求的精神观照，淡化了对个体意义、社会意义、国家意义、种族意义、人类意义等逐级而上的精神发现，必将患上不同程度的精神贫血症，乃至精神败血症，即使他的散文作品富有多么精妙绝伦的个性化、心灵化、艺术化，都不过是一种浅表意义、空洞意义的能指。从文艺研究和文艺批评的角度看，绵阳文艺评论界在着眼于长期、立意于高远、构造于整体、聚焦于重点等方面都缺乏较为周详的思考和谋略，这就势必导致文艺评论家们的各自为战，多是凭着各自的审美趣味、批评爱好、判断标准、价值取向进行有选择性的阅读和评价，从而失之于文艺评论的整体出击、群体发声的力量和气势。这不仅使文艺评论的实效和影响大为降低，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绵阳新世纪散文前行的步伐。

作为中国西部硅谷的绵阳，科学技术的力量和科学文化的魅力已是有目共睹，如果能够卓有成效地灌注更为丰满更具魅力更显标识的审美文化形态的精神养分，必将召唤出更多民众情心向往。作为四川新世纪散文美学系统中的绵阳散文创作，正是在努力酿造这样一种精神养分。从而推动文学和文化的积极发展。

参考文献

- ① 王尧. 散文写作为何离散文远去[J]. 南方文坛, 2007, (5).